

<<奔走在日光大道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奔走在日光大道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3327226

10位ISBN编号：9573327228

出版时间：2010/10/18

出版公司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

作者：三毛

页数：30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奔走在日光大道>>

前言

(本文作者為明道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) 三毛寫作甚早,年輕時即曾在《現代文學》、《皇冠》、《中央副刊》、《人間副刊》、《幼獅文藝》等發表文章。但真正踏上寫作之路,應該是一九七四年與荷西在西屬撒哈拉沙漠結婚後,寫下一系列「沙漠故事」才算開始。

三毛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(註:此為舊版《三毛全集》書名,收入新版《三毛典藏》系列《撒哈拉歲月》中)是中文世界裡,首次以神秘的撒哈拉沙漠為背景的作品,對於長期蟄居在台灣島國的人,無異開啟了寬闊的視野,加上她的文筆幽默生動,內容豐富有趣,從第一篇「沙漠中的飯店」發表之後,即造成轟動,後來更掀起了巨浪般的「三毛旋風」。

一九七九年十月至十二月,《讀者文摘》在澳洲、印度、法國、瑞士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墨西哥、南非、瑞典等國以十五種語言刊出三毛的「一個中國女孩在沙漠中的故事」;日本筑摩書房也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出版《撒哈拉的故事》翻譯本。

另外,個別篇章也有英文、越南文、法文、捷克文等譯文相繼出現,可見三毛作品在國際間也有一定的分量。

大家提到三毛,想到的可能都是她寫的撒哈拉沙漠故事的系列文章,其實三毛一生的作品,包括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隨筆、書信、遊記等有十八本,翻譯四種,有聲書三冊,歌詞錄音帶三捲,電影劇本一部。

體裁多樣,篇數繁多,顯現她的創作力不僅旺盛,且觀照範圍遼闊。

在三毛過世二十年,三毛全集作品重新編纂出版之際,我們回顧三毛作品,重讀三毛作品,可以以文學的角度、文學的樂趣來閱讀、來發現,則三毛作品中優秀的文學特性將能處處顯現,如對人的關懷與巧妙的文學技巧。

我們看《撒哈拉歲月》裡,三毛寫「沙巴軍曹」的人性光輝:一位西班牙軍曹,因為弟弟在西班牙軍人被撒哈拉威人大屠殺的慘案中死了,仇恨啃咬了十六年的人,卻在一群撒哈拉威孩子誤觸爆裂物、面臨最危急的時候,用自己的生命撲向死亡,去換取他一向視作仇人的撒哈拉威孩子的性命。

又如「啞奴」,三毛不惜筆墨,細細寫黑人淪為奴隸的悲劇,寫其善良、聰明、能幹、愛家愛人,對於身處這樣環境下的卑微人物,三毛流露了高度的同情,也寫出了悲憤的人道抗議。

再如「哭泣的駱駝」,書寫西屬撒哈拉原住民——撒哈拉威人爭取獨立的努力與困境,呈現其命運的無奈、情愛的可貴,著實令人泫然!

而在中南美洲旅行時,她對市井小民的記述尤多,感嘆更深,哀傷更巨。

當進入貧富差距大、人民生活困苦的家國,她的哀感是「青鳥不到的地方」;當她在教堂前面看到:一位中年男人、白髮老娘、二十歲左右的青年、十幾歲的妹妹,都用膝蓋在地上向教堂爬行,慢慢移動,全家人的膝蓋都已磨爛了,只是為了虔誠地要去祈求上天的奇蹟。

「看著他們的血跡沾過的石頭廣場,我的眼淚迸了出來,終於跑了幾步,用袖子壓住了眼睛。坐在一個石階上,哽不成聲。」

凡此,均見三毛為人,富同情心,具悲憫之情,對於苦痛之人、執著之人,常在關懷之中,她與人同生共活、喜樂相隨、悲苦與共。

三毛作品的佳妙處,當然不只特異的題材內容,不只流露的寬闊胸懷,還有她巧妙的寫作技巧。

我們看她的敘述能力、描寫功夫,都是讓人讀來,愛不釋手的原因。

就以三毛自己很喜歡的《撒哈拉歲月?荒山之夜》為例,這篇文章寫三毛與荷西到沙漠尋寶,荷西出了意外,陷入沼澤中,三毛憑著機智與勇氣救出荷西。

其文學技巧高妙處,約略言之,即有如下數端: 一、伏筆照應: 三毛把荷西從泥沼中救出來的東西「長布帶子」,是因為她穿了「拖到腳的連身裙」,才能將「長裙割成長布帶子」;荷西上岸後免於凍死,是因三毛出門時「順手拿了一個皮酒壺」。

當後面出現這些情節,看到這些東西時,我們才恍然大悟,為什麼前面作者要描寫穿的衣服及順手抓起的東西?

這種「草蛇灰線」的技巧,三毛作品中,唾手可得。

<<奔走在日光大道>>

二、氣氛鋪陳：當三毛與荷西的車子一進入沙漠，兩人的談話一再出現「死」字、「鬼」字，如：「上次幾個嬉皮怎麼死的？」

、「死寂的大地像一個巨人一般躺在那裡，它是猙獰而又凶惡的。」

、「我在想，總有一天我們會死在這片荒原裡」、「鬼要來打牆了。」

心裡不知怎的覺得不對勁」。

成功的營造氣氛，不僅讓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覺，也是作品成功的要件。

三、高潮迭起：三毛善於說故事，故事的精彩則奠基於「高潮迭起」。

荒山之夜 即是這樣的作品，高潮與低潮不斷的湧現：三毛數度找到救星，卻把自己陷入險境；荷西數度陷入死亡絕境，卻又次次絕處逢生。

情節緊扣，讓人目不暇給，喘不過氣。

三毛作品除了「千里伏線」、「氣氛鋪陳」、「高潮起伏」等技巧之外，還有一項「情景交融」，運用得更好更妙，像： 娃娃新娘 ，出嫁時的景象：「遼闊的沙漠被染成一片血色的紅」，象徵即將面臨的婚姻暴力。

荒山之夜 ，荷西陷在泥沼裏，「沉落的太陽像獨眼怪人的大紅眼睛，正要閉上了」，平添蠻荒詭異的色彩。

哭泣的駱駝 ，三毛眼見美麗純潔的沙伊達被凌辱致死，無力救援，「只聽見屠宰房裡駱駝嘶叫的悲鳴越來越響，越來越高，整個天空，漸漸充滿了駱駝們哭泣的巨大的迴聲」，以強烈的聽覺意象取代情感的濃烈表達。

三毛這些「以景襯情」的描寫，處處可見可感，如： 一、寫喜： 「漫漫的黃沙，無邊而龐大的天空下，只有我們兩個渺小的身影在走著，四周寂寥得很，沙漠，在這個時候真是美麗極了。」

這是 結婚記 兩人走路去結婚的畫面，廣角鏡頭下的兩個渺小身影，襯出廣大的天地，世界是兩人的。

此時的愉快心情，完全不必說。

筆觸只寫沙漠「美麗極了」，正是內心美麗極了的「境由心生」。

二、寫愛： 愛的尋求 ，「燈亮了，一群一群的飛蟲馬上撲過來，牠們繞著光不停的打轉，好似這個光是牠們活著唯一認定的東西。」

三、寫驚： 哭泣的駱駝 ，當三毛知道沙伊達是游擊隊首領的妻子時，那種震驚，「黃昏的第一陣涼風，將我吹拂得抖了一下。」

四、寫懼： （三毛聽完西班牙軍隊被集體屠殺的恐怖事件後）「天已經暗下來了，風突然厲裂的吹拂過來，夾著嗚嗚的哭聲，椰子樹搖擺著，帳篷的支柱也吱吱的叫起來。」

五、寫悲： 哭泣的駱駝 ，（三毛想到她的朋友撒哈拉威游擊隊長被殺的事件）「打開臨街的木板窗，窗外的沙漠，竟像冰天雪地裡無人世界般的寒冷孤寂。」

突然看見這沒有預期的淒涼景致，我吃了一驚，癡癡的凝望著這渺渺茫茫的無情天地，忘了身在何處。

六、寫哀： 哭泣的駱駝 ，沙伊達被殺的地方是殺駱駝的屠宰房。

「風，在這一帶一向是厲冽的，即使是白天來亦使人覺得陰森不樂，現在近黃昏的尾聲了，夕陽只拉著一條淡色的尾巴在地平線上弱弱的照著。」

三毛傳奇，一直是許多人津津樂道和念念不忘的。

在三毛去世之後，兩岸也出現了不少三毛相關的傳記，足見她的魅力和影響歷久不衰，甚至於近年來，學院中亦陸續有以三毛為題的研究論文出爐，三毛作品的文學價值漸受重視，此刻回思痙弦 百合的傳說 中說過的話：「紀念三毛最好的方式，還是去研究她的作品。」

「研究她特殊的寫作風格和美學品質，研究她強烈的藝術個性和內在生命力，才是了解三毛、詮釋三毛最重要的途徑。」

相信，新的《三毛典藏》出版，帶給大家的正是這樣的方向與契機！

<<奔走在日光大道>>

內容概要

以夢幻騎士的精神遊走四方，感受著沒有國界與種族之分的友愛！

流浪的三毛，最精采動人的旅行見聞！

「眼前的景色，該是夢中來過千百次了，那份眼熟，令人有若回歸，鄉愁般的心境啊……」

- - 三毛 三毛逝世二十週年紀念 重新編輯?全新改版 我奔走在一段段旅程中，感受前世今生交錯的悲愁！

但人間的溫情又讓我恍如置身在日光大道，那般喜悅…… 旅行一直是我人生中的最愛，我尤其喜歡體驗真實的生活，就像在墨西哥的浮華宴會，那氣氛像是一隻大蜥蜴吹吐著腥濃的喘息，反而是街頭巷尾一張張男女老幼的表情對我來說深刻多了！

宏都拉斯的窮鄉僻壤沒有熱水、跳蚤滿身跳，偏偏大巴士卻諷刺的叫做「青鳥」！

其實幸福的青鳥躲在哥斯大黎加，那裡讓我這個異鄉客也不禁生出離愁。

但最教我神魂顛倒的絕對是厄瓜多爾，那夢中的銀湖神秘的出現在眼前，讓我更相信自己前世是印地安女子…… 然而，今生，我的故鄉在中國。

沿路怎能不激動的成了一個林黛玉，哭哭笑笑，風、花、雪、月！

到敦煌洞窟中則是另一種奇異的暈眩，當我仰望著菩薩臉上大放光明燦爛，心裏的塵埃也被沖洗得乾乾淨淨，我想，那就是心的歸宿吧！

在經歷一場與荷西的生離死別之慟後，三毛應邀到中南美洲旅遊，並重新開始寫作。

這趟旅程不時充滿危險困難，但三毛卻總是以一種超凡的膽勢與敏銳的心思去體驗，並反映在她的筆下成為一篇篇動人的報導，也充分展現出她勇敢熱情、積極樂觀的生命力！

封面故事： 三毛在偶然機緣中得到的木刻 - - 唐?吉訶德。

三毛旅行時曾幻想自己是唐?吉訶德，且她覺得自己身為半個西班牙魂，應該擁有一個象徵浪漫騎士精神的他。

<<奔走在日光大道>>

作者简介

三毛 她本名陳懋平，因為學不會寫「懋」那個字，就自己改名為陳平。她十三歲就躑躅家去小琉球玩，初中時逃學去墳墓堆讀閒書。

旅行和讀書是她生命中的兩顆一級星，最快樂與最疼痛都夾雜其中。

她沒有數字觀念，不肯為金錢工作，寫作之初純粹是為了讓父母開心。

她看到一張撒哈拉沙漠的照片，感應到前世的鄉愁，於是決定搬去住，苦戀她的荷西也二話不說地跟著去了。

然後她就和荷西在沙漠結婚了，從此寫出一系列風靡無數讀者的散文作品，把大漠的狂野溫柔和活力四射的婚姻生活，淋漓盡致展現在大家面前，「三毛熱」迅速的從台港橫掃整個華文世界，而「流浪文學」更成為一種文化現象！

接著，安定的歸屬卻突然急轉直下，與摯愛的荷西錐心的死別，讓她差點要放棄生命，直到去了一趟中南美旅遊，才終於又重新提筆寫作。

接著她嘗試寫劇本、填歌詞，每次出手必定撼動人心。

最終，她又像兒時那樣不按牌理出牌，逃離到沒人知道的遠方，繼續以自由無羈的靈魂浪跡天涯。

她就是我們心中最浪漫、最真性情、最勇敢瀟灑的 - - 永遠的三毛。

<<奔走在日光大道>>

章節摘錄

「三毛」並不存在 在我們家中，「三毛」並不存在。

爸爸媽媽和大姐從小就稱呼她為「妹妹（ㄇˇㄝ ㄇˇㄝ）」；兩個弟弟喊她「小姐姐」；在姪輩的心中，她是一個稀奇古怪但是很好玩的「小姑」。

「三毛」這個名字從民國六十三年開始在《聯合報》出現，那些甚至連「三毛」的家人都沒經歷過的撒哈拉沙漠生活，讓我們的「妹妹」、「小姐姐」、「小姑」頓時成了大家的「三毛」；但即使在她被廣大讀者接受後的七十年代，家中仍然沒有「三毛」這個稱呼，大家一切如常，仍然是「妹妹」、「小姐姐」。

儘管父母親實在以這個女兒為榮，但家人在外從來不會主動表示「三毛」是我的誰。

記憶中，母親偶爾會在書店一邊翻閱女兒的書，一邊以讀者的身分問店家：「三毛的書好不好賣啊？」每當答案是肯定的，她總會開心的抿嘴而笑，再私下買兩三本三毛的書，自我捧場。

父親則是有一次獨自偷偷搭火車，南下聽女兒在高雄文化中心的演講，到會場時發現早已滿座，不得其門而入，於是就和數千人一起坐在館外，透過擴音器聽女兒的聲音，結束後再帶著喜悅默默的搭火車回台北。

父親還會做一件事，就是幫女兒整理信件。

當時小姐姐在文壇上似乎相當火熱，各地讀者雪片般的信件每月均有數百封。

一開始，三毛總是一一親自閱讀，但到後來讀者來信實在太多，對身體不好的三毛成為極大的負擔；不回，則辜負了支持她的讀者的美意，一一回信，簡直不可能。

於是父親就利用其律師工作之餘，每天花三四小時幫小姐姐拆信、閱讀、整理、分類、貼標籤，再寫上註記，標明哪些是要回的、哪些是收藏的。

十多年來甘之如飴，這是父親用行動表示對女兒的愛護。

而這十幾大箱讀者的厚愛與信中藏著的喜怒哀歡，已在小姐姐葬禮中全部火化讓她帶走。

「三毛」是她的光圈，但在我們看來，那些名聲對她而言似乎都無所謂。

她的內在一直是陳平，一個誠實做自己、總是帶著點童趣的靈魂。

她走過很多地方，積累了很多豐富的經歷，但也因為這些經歷、辛苦和離合，她的靈魂非常漂泊。

對三毛的好朋友們、三毛的讀者，和身為三毛家人的我們來說，我們各自或許都看到了、理解了、感受了某一個面向的三毛，但又沒有人能真正看透全部的她。

因此我們各自保有對她不同的記憶，用各自的方式想念她。

這些記憶或許看似瑣碎，但是對我們來說，是家人間最平凡也最珍貴的回憶。

在此身為家人的我們，願意和大家分享這些記憶，做為我們對她離開二十年的懷念。

從小就不同 「小姐姐」在我們家是一個說故事的高手。

二十多年了，關於她，我們家人總有一個鮮明的印象：吃完晚飯後，全家人齊坐客廳，小姐姐把頭髮往上一紮，雙腿盤坐，手上拿一大罐面霜，一邊塗臉按摩，一邊「開講」她遊走各地的事。

這些在一般人說來平凡無奇的經歷，從她口中講來則是精彩絕倫，把我們唬得一愣一愣的。

所以小姐姐總說自己是「說故事的人」，不是作家。

其實三毛從小就顯現她與眾不同的特點，譬如有一次她向母親討了點錢，去買了一支當時非常貴的馬頭牌花生口味的冰棒，然後抓著姐姐到離家不遠的一個山洞（防空洞）裏，把冰棒慎重的放到鐵盒做的香煙罐裏，說：「這裏涼涼的冰棒不會化，明年夏天我們就還有冰棒可以吃啊！」

第二年的夏天，姐妹倆真的手牽手回到山洞裏，把已經發黃鏽掉的鐵罐挖出來，一打開，哇！只有黃黃濁濁的水。

這是她從小可愛的一面，而這份童真在她一生中都沒有消逝。

另外當時我們重慶的大院子裏有個鞦韆，是她們姐妹倆喜歡去的地方。

但因為院裏埋著一些墳墓，於是每到天黑姐姐便拉著妹妹想回家。

但三毛從小膽子便大得很，總是在鞦韆上盪啊跳的，非摸黑不肯走。

除了善良、憐憫、愛讀書，小姐姐同時勇敢、無懼又有反抗心，從小就很有想法，四個手足中，似乎只有她一個是翻轉著長的。

<<奔走在日光大道>>

她後來沒去上學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在那個小小的年紀裏，我們自己對人生的態度已經不自覺的顯現出來了。

一切憑感覺 熟悉她的讀者或許記得，三毛曾在沙漠用棺材板做沙發。

有時候想想，這個能用棺材板和輪胎把家裏布置得美輪美奐的女人是我的姐姐、陳家的女兒，我們都覺得不可思議。

因為回到台灣以後她與爸媽同住，一間不到五坪大的房間，除了書桌、書架和床之外，一切可說非常簡單。

但是在她自購的小公寓可就不一樣了，這個位在頂樓不大的鳥居，屋內所見幾乎全部是竹木製：木製牆面、木桌、木鳥籠（裏面裝著戴嘉年華面具的小丑）、竹籐沙發。

對我們兄弟姐妹還有我們的小孩來說，那裏是個很特別的地方，完全散發著她個人獨特的美感。

除了家居布置，小姐姐手也非常巧，很會照顧身邊的人，和荷西在一起，可以把她養得白白胖胖，讓他天天想著吃「雨」（粉絲）。

但對她自己來說，「吃東西」是非常無所謂且不重要的事，尤其在她專注寫作的時候。

她在台北的家有冰箱，但常是空的。

她工作起來可以沒日沒夜不吃飯不睡覺，所以我們家人經常買點牛奶、麵包、香腸、牛肉乾、泡麵放在裏面。

記得有一次我們去看她，一打開冰箱，裏面空空蕩蕩，只有一條已經咬過幾口的生香腸。

我們都大驚失色：「這是妳咬的嗎？」

她說：「是啊！」

肚子餓了嘛！

另一個她較不在意的便是金錢。

小姐姐儘管文章常上雜誌報紙，但是稿費這部分，她一律不管，全部交給母親打理。

她常說「我需要的不多」。

事實也是如此，她最常穿的是一套牛仔工裝吊帶褲，塑膠鞋和球鞋，高跟鞋是很少上腳的。

不為人知的「能力」 在家中，基本上父母親是不喝酒的，即使應酬，也只是沾唇而已。

但是這個二女兒不知是否得了祖父或外祖父的遺傳，她可以喝一整瓶白蘭地或威士忌不會醉倒。

但她並不常喝，除非找到能一起說話的朋友。

至於煙，小姐姐倒是抽得兇，每次去老家巷口的家庭式洗頭店，總是一邊說故事給老闆娘和其他客人聽，一邊手上一根根的抽，一個小時下來，可以抽上十來根，寫作的時候亦是如此。

她抽煙總是用火柴而不用打火機，為的是燒火柴時那股「很好聞，有硫磺的味道」，同時燒火柴時「有火焰，有煙會散開，感覺很棒！」

對她來說，火柴是記憶的一部分，會幫她增加靈感。

三毛記憶力很好，而這份記憶力或許在語言上也對她助益頗深。

我們家父母親彼此說的是寧波話與上海話，到台灣以後，小姐姐日常說的是國語，但和二老講話時則換回這兩種語言。

出生在四川的她除了四川話頗為流利，日後又和與她很親近的打掃阿姨學了純正的台灣話，完全不帶一點外省口音。

她在台灣的日商公司短暫幫忙的日子中粗通了日文，並在出國後把西班牙文、英文、德文也統統收到自己的百寶箱中。

中文和西班牙文是她這九種語言中最精通的兩種，每當父親有歐美的客戶或友人來台時，三毛總會幫著父親，讓大家賓主盡歡。

充滿愛的小姐姐

小姐姐一輩子流浪的過程中，或許都在尋找一份心裏的平安和篤定

，好不容易有了荷西，他卻又撒手中途離去。

除了荷西，小姐姐也很愛她的朋友們。

三毛對朋友基本上無分男女、國籍、社會地位、有學問沒學問、知名不知名，一旦當你是朋友，她就拿心出來對你。

<<奔走在日光大道>>

她笨笨的、不會說捧人的話，但是對人絕對真誠，而且對不足的人特別的關心。她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，而這些朋友對三毛的生命造成或大或小的影響。

不過她似乎習慣四處流浪，她說：「不要問我從哪裏來。

」於是有了 橄欖樹 。

當這首膾炙人口的歌不斷被翻唱之際，身為家人的我們除了為她驕傲，也為她心疼。

她流浪的遠方不是一個我們能觸及的地方，但也因為是家人，我們比旁人更能看到她的快樂、傷痛和辛苦。

另外一首最能代表她年輕的心情的歌則屬 七點鐘 ，由三毛作詞，李宗盛作曲，描述年輕時約會的心情。

詞裏寫道：「鈴聲響的時候，自己的聲音那麼急迫，是我是我我……是我是我我……」是啊！

這就是我的小姐姐，這樣的小姐姐。

不再漂泊 對很多讀者來說，「三毛」，這個像吉普賽人的女子變魔術一樣的來到人間，寫下一篇篇故事，然後又像變魔術一般的離開。

二十年了，三毛仍在你們的記憶中嗎？

在我們家中，「三毛」不存在，但是二十年前的那天，父母親和大姐口中的「妹妹（ㄇˇㄟㄇˇ）」，我和我哥哥的「小姐姐」，走了。

我們很想念她。

儘管，我們不敢說真的完全理解她（畢竟誰又能真的理解誰），但是她非常愛我們，我們也非常愛她，對於家人的我們來說，足矣。

對於她的驟然離世，父親有一段話，他說：「生命的結束，是一種必然，早一點晚一點而已，至於結束的方式就不那麼重要了。

妹妹的離開，做父母親的固然極度的悲傷、痛心、難過、不捨，但是她的離開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，我們只能接受這個事實。

妹妹豐富的一生高低起伏，遭遇大風大浪，表面是風光的，心裏是苦的。

幸虧有家人和朋友的關懷，不然可能更早就走了。

她曾經把愛散發給許多朋友，也得到很多回報，我們讓她好好的平靜的安息吧。

」 如果有另一個世界，親愛的小姐姐，希望你不再漂泊。

<<奔走在日光大道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